

我找到太多比她优秀、比她漂亮、比她可爱的人，
可是只要她一站在我面前，我就觉得，这世界上没人比她更好。

你如果爱我

印莲 ◎ 著

If you love me



全世爱
ALL ABOUT LOVE
纯爱系列 05



山西出版集团
北方文艺出版社

If you love me

晋江网携知名作家

藤瓜、月斜影清、
正午月光、木浮生、鲜橙 联袂推荐
本年度最触动人心的暖爱美文



山西出版集团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你爱我 / 印莲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9.4
ISBN 978-7-5378-3144-4

I. 如… II. 印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4820 号

如果你爱我

印莲 著

*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www.bywy.com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920 × 1280 1/32 印张: 9 字数: 305 千字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*

ISBN 978-7-5378-3144-4

定价: 25.80 元

目录

Contents 1

1. 孽缘 \1
2. 兄弟江森 \4
3. 一生 \8
4. 丢失的米开朗 \13
5. 经年 \17
6. 战神 I \21
7. 战神 II \25
8. 战神 III \28
9. 第二个吻 \32
10. 有关泻药 \37
11. 诺言 \41
12. 追击小偷 \45
13. 夜宿上饶 \49
14. 惊魂之夜 I \53
15. 惊魂之夜 II \57
16. 惊魂之夜 III \58
17. 江森倒霉的一天 \63
18. 悲剧是这样产生的 \67
19. 长假归来 \71
20. 乌龙篮球赛 I \75
21. 乌龙篮球赛 II \79
22. 乌龙篮球赛 III \84

目录

Contents 2

- 23. 表白 \88
- 24. 车展 I \93
- 25. 车展 II \97
- 26. 车展 III \101
- 27. 甜蜜的开始 \104
- 28. 恋爱吧 \109
- 29. 爱情是什么 \113
- 30. 赴螃蟹宴 \117
- 31. 落水的英雄 \121
- 32. 江森再度负伤 \125
- 33. 小如神奇的妈妈 \129
- 34. 秦然的噩梦 \133
- 35. 爱情的序幕 \138
- 36. 龙卷风的中心 \141
- 37. 意外走火 \145
- 38. 小如的告白 \149
- 39. 雪中情 \153
- 40. 今宵未眠 \157
- 41. 江森的回忆 \161
- 42. 平安夜 \166
- 43. 赌约 \171
- 44. 聚会 \175

目录

Contents 3

- 45. 戒指 \180
- 46. 佛门之地 \184
- 47. AV \189
- 48. 春梦 \193
- 49. 机会 \197
- 50. 惊心一夜 \201
- 51. 男人的奴性 \205
- 52. 秦然的生日 \210
- 53. 兄弟 \214
- 54. 致命的意外 \219
- 55. 分裂 \223
- 56. 往事 \228
- 57. 秦然的姐姐 \232
- 58. 邀约 \237
- 59. 唯一 \241
- 60. 情非得已 \246
- 61. 誓言 \250
- 62. 成长的代价 \254
- 63. 真相 \259
- 64. 她爱着谁? \263
- 65. 青春无限 \267
- 后来的后来 \270

1.孽缘

中国人喜欢把巧合的事情叫做缘分,但是潘净如相信,她跟秦然,那绝对是孽缘!

这是大一新生的入学典礼,坐进礼堂里,听闻今年代表新生发言的是历史系的学生,底下一片哗然。今年的历史系可是出了个大风头,传说中他们这届以最高分被录取的学生,进了历史系。

历史系,在J大星光璀璨的N多大院系中,渺小得如海滩上散落的一粒沙、天边浮着的一朵云,名不见经传,地位基本等同于鸡肋。

所以今年以最高分进J大的学生没有选择强势的理工科,而选择了历史系,真是激动得人家系主任都老泪纵横了!

在领导讲话的间隙中,底下又有同学说,那个进入历史系的变态学生在高中时参加过数学竞赛,得过全国冠军。

数学竞赛的全国冠军,想必全中国也没几个吧……潘净如的右眼开始跳了!

她倒是一不小心也认识一个高中参加过数学竞赛,并很狗屎运地拿了第一的家伙……

不过,要是有人被保送了最高学府,却跑来这J大读历史的话,不是脑残就是智障了。

几个领导发言完,该学生代表出场了,小如伸长了脖子看,那个伴随着掌声缓缓走向台前的人,步伐稳健、身姿挺拔,一出场就引起了台下女生们的惊叹!

“各位校领导,各位同学,大家好,我叫秦然。”很简单利落的开场,从容不迫,没有讲稿,声音低沉而有磁性,还有那忽然扬起的唇角,更显得英气逼人。

小如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,这个脑残的孽障竟然真的到J大来了!

话说这个秦然,是小如的高中同学。高一第一次见面是在军训时,不安分的小如同学爬墙出来偷西瓜吃,结果遇到了同样爬墙出来的秦然,本来她的小心肝还因看到了帅哥而激动得乱颤,结果在那个月不黑风不高的夜晚,她就被这个第一次见面的色狼夺了初吻!从此,两人就结了梁子,这梁子一结就是三年,直到高三毕业。

等秦然讲完，主持人最后总结了些什么，恍惚的小如也没听进去。散场了，礼堂里人很多，小如也找不着秦然，出了礼堂还迷迷糊糊地站在门口发呆。她还是不太相信，有人会放弃全国高中生景仰的学府跑来读J大。

夏天对她来说，除了炎热，还有一个死敌——蚊子！不过短短二十秒，身上已经被咬了十多处地方，她反应过来的时候气得直跳脚。

这时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

从手提袋里的一堆东西中把手机挖出来，看了眼来电显示，小如劈头盖脸就吼：“你要是告诉我你不在北京的话你就完蛋了！”

“……”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
“秦然！”小如吼。

“嗯？”秦然独特的懒懒的声调出现了。

“你嗯个屁，是你打电话给我的你嗯什么嗯！”小如眉毛都快烧起来了。

“我说了就完蛋了，那就不说了呗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含笑。

“秦然！”小如一手叉腰一手攥着电话狠狠跺脚，像是这样就能踩死那些叮她脚的蚊子！

“嗯？”又来了个低低的升调。

“你为什么跑到J大来了？”

“想你了，就来了。”秦然似笑非笑。

“想你个头！”小如十分之唾弃。

电话那头沉静了片刻，又低低地笑了。

“宝贝，要不要吃烧烤？”秦然避重就轻，发出了诱惑人心的邀请。

小如还没回答，肚子倒先“咕咕”叫了起来。她心中边骂叛徒啊叛徒，口水边流了下来。

“你在哪里？”小如终于无奈地接受了现实。

“在你身后。”电话中的声音轻缓柔和，带着笑意。

睁大眼睛，小如猛地回头，合上手机，狠狠瞪着眼前笑得像只狐狸精的男人。

“靠！你钱多啊！打电话不要钱啊！”刚开学电话卡还没来得及换，还是漫游了！

秦然耸耸肩，无辜地勾起了唇角，眉目间依然优雅淡然。秦然，还是那个让人心动没道理的秦然，即使一个夏天让他的皮肤黑了整整一个色阶。

这样的男人，生来就是荼毒大众的。

他向她缓步走来，同时把领带松开，随意插进了西裤口袋里，白色衬衫的领口纽扣解开三颗，袖子挽起到肘，习惯性地居高临下地揉着她的头发，柔声道：



“小朋友，走了，哥哥带你去吃烧烤。”

“哥哥？”小如眯了下眼睛，“我要告你拐卖妇女儿童！”

“那，到底是妇女还是儿童？”秦然挑眉问。

“美女！”小如一向不会谦虚。

“哦！我看你也就是半个残疾的妇女吧。”秦然边说边笑，轻易躲开了小如挥上来的拳头。

坐在大排档里小如边喝着冰啤酒边大声喊爽，夏天就该这样才对呀！

吃完三只烤鸡爪，小如开始盘问：“你还没说，你怎么跑丁大来了？你不是保送的吗？”

“不想去。而且我表弟考来这里了，所以我就跟着来了。”秦然漫不经心地回答了小如这个巨大的谜团。

“表弟？”小如第一次听说秦然还有个表弟。

“是啊。”他点点头，忽然抬眸恶劣一笑，“难道你以为我是为了你来丁大的？”

小如一愣，回神后马上顶回去：“不是最好，我会做噩梦！”

“小如。”秦然忽然叫她。

“干吗？”小如又倒满一杯冰啤。

秦然说：“少喝点，你酒品差。”

小如吼：“谁酒品差了？！”

“哦？那曾经是哪头猪喝得烂醉，全吐我身上？”秦然似笑非笑。

“啊！是谁？好大胆子！说，是谁！竟然这样对我们秦帅哥，我一定要去好好亲他！”

秦然被逗乐了，伸手戳了下她的脑门，说：“你这个笨蛋！”

晚上小如确实喝多了，走路都歪歪斜斜，最后被秦然半拖半抱着才回到宿舍。

躺在床上时候她就在想，他们两个，到底谁才是笨蛋？

没事就说“想你”，这话到底是要勾引人呢，还是只是逗人玩？

其实，她也曾经心动过的……那应该是在高中军训结束后的迎新晚会上。

小如从小五音不全，并且毫无表演天分，所以学校大大小小的各类晚会，她从来只有当观众的份。意料之外，秦然在那场迎新晚会上，代表了他们高一（8）班，出了个节目：小提琴独奏——《G弦上的咏叹调》。

当第一个音节滑落出来，小如整个人都懵了！这首曲子，可是她心里的伤啊！她五岁的时候就为了这曲子特地缠着妈妈要学小提琴。当然结果正如她娘亲所料，学了一个暑假就没再坚持下去，使得至今还拉得跟锯木头差不多。

音乐欣赏力、鉴别力她是不敢说，但就《G弦上的咏叹调》，她这辈子听了无数遍，哪怕一个音错了，都听得出来。这曲子就技术上来说，其实不难，高把位音准都可以练出来，可是要拉好，实在不容易！长音先不去说，富有感情的揉弦，就不知道得练习多少遍，才能演奏出味道，才能抒发出G弦咏叹的气息！

而这曲子最难练的是，任何地方，只要稍微差了一点，就会彻底变成一首催眠曲！

可是秦然做得很漂亮，非常非常漂亮！他的每一个音符都像珍珠，圆润饱满！

那天，他穿着白色衬衫，很随意，很自在，很干净，不羁中带着优雅，唇角扬起的弧度，令人忍不住心动！

十五岁的少年，芬芳清爽，纯净得仿佛是天山上的泉水，不带一丝尘世污垢。小如当时坐在舞台下，在仰望秦然的一瞬间，竟因为目光的交汇而忘记了呼吸。

他的眼眸那样清澈，犹如一泓慑人心魄的湖水。

2.兄弟江森

第二天早上，小如一路狂跑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，才在打铃后的一分钟内赶到教室。齐娟已经占好了后排的位置，对小如挥挥手示意她赶紧过来坐下。

“娟啊！你怎么不叫我起床！”小如用手抓抓半长不短的头发，稍作整理。

她急着跑出来，都没来得及处理颜面问题。

“潘小姐，今天早上我从起床到离开宿舍，叫了你不下十遍！是谁不耐烦让我不要吵的？！”齐娟给了她一个大白眼。

“对啊，是谁说过这样的话？”小如开始45度角望天耍赖皮。

“你找打啊！”齐娟怒极反笑，作势要打上来。

“好啦！”小如委屈地看着她，“我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赶来看你，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你还欺负我！”

齐娟瞪了她一眼，从包里悄悄地拿出两个包子，一袋牛奶，还冒着热气。

“宝贝，我要爱死你了！”小如捧着包子埋下头，大口大口很没吃相地解决掉一个包子，才开始喝牛奶，而包子的香味早已引来周围一群懒鬼的侧目，只听得

咽口水的声音……

“潘净如。”坐在身后的男生轻声叫小如的名字。

“嗯？”小如转过头，入眼的是如阳光般灿烂耀眼的笑容，那双闪亮亮的眼睛，直对小如放出百万伏高压电！小如被还没咽下去的牛奶呛到，猛地喷出来，丝毫不浪费地喷到了那个男生的脸上。

那男生一脸无辜地接过齐娟递过来的纸巾。

小如还在咳嗽，而那男生在擦完自己脸以后，很自然地给小如拍背。讲台上的老教授看了他们一眼，继续讲课。

“我叫江森，长江的江，森林的森。”男生不计前嫌略带谄媚地自报家门。

“你好。”小如很友好地回以微笑，“我叫潘……哦，对了，你刚才叫过我的名字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从开学就注意你了，很想跟你交个朋友。”他的语气听起来诚恳。

“交朋友……好啊！”小如心花怒放，春天啊，我的春天终于要来了！

“你是个很美丽的女孩，心地善良，又活泼可爱。”他用自己并不丰富的语言开始了拙劣的吹捧，“纯洁温柔努力上进天真烂漫……”

“哎呀，我哪有那么好……”小如嘴上客气，但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线，嘴巴早就合不拢了，露出两排耀眼的牙齿来。

“有的有的，你真是个好姑娘！”江森用力点头。

小如第一次发现，北方口音听起来会那么舒服。

“过奖过奖！”小如低头喝了一口牛奶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笑出来，千万不能让别人发现，自个儿偷着乐就成了！

“所以，那个……”江森抓抓脑袋，板寸头，其实没多少啥值得抓的，然后嘿嘿一笑，道：“美丽善良温柔可爱的小如小姐，可以分我一口包子吃吗？”

小如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起来，一旁的齐娟则已经捂住肚子笑弯了腰。

“你还想被我用牛奶喷一次吗？！”小如回过头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“别呀大姐！”江森终于露出了死皮赖脸的真面目，“你这么善良的姑娘，怎么忍心看我这一大好青年饿肚子呢！”

“我是灰姑娘她后妈，不是什么善良的姑娘！”她恶狠狠地说。

“灰姑娘她美丽的后妈，分我点吧，一点点就够了！”江森看了眼包子，咽了咽口水。

“想吃是吧？”小如举起包子，咬下一大口，露出还冒着热气的肉馅，然后侧着身子把包子从他鼻子下划过，“好好吃哦！”

说话间，江森猛地抓住小如的手腕，张大了嘴巴，一口咬住包子，全数塞进嘴里！

小如傻了眼，愣愣地看着手中的空塑料包装袋，停了两秒，忽然站起来，回头拎住江森的衣服，用力拍着他的背，吼道：“吐出来！你给我吐出来！”

直到齐娟用力扯住她的T恤，把她拉回座位，她才发现，四周早已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齐刷刷地扭过头看她。

一秒钟过去。

两秒钟过去。

.....

乌鸦哇哇叫着掠过教室的上空。

半分钟后，才听到老教授说：“后面的同学注意点，大家要团结友爱。”

.....

早上四节课，就在小如和江森的瞎扯中度过了。

大学食堂的中午，总让人不禁想起难民营的景象。既然一起放学，江森便很自然地跟着小如和齐娟一起吃饭。他端盘坐小如对面，时不时抢下她餐盘里的菜，局部战役最后演变成了一场筷子大战。

齐娟看着他们，头痛地揉揉太阳穴，正要发话，忽然一个声音闯了进来。

“坐过去！”秦然走了过来，毫不客气把江森推到里面的一个座位上，自己则坐到江森原来的位置，和潘小如面对面。

“哎？秦然？”江同学对于自己被挤到另一边，很不满意，嚷道，“喂！我没有邀请你坐下来！”

“我也没邀请你坐下来！”小如接口接得很顺，瞪着秦然。

“小如亲亲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”秦然只莞尔一笑，眨了眨眼，小如便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。

这个死男人，绝对是危险分子！

“不许叫我小如亲亲！”她严肃地拒绝了他。

“我们之间那么客气做什么。”秦然继续用笑容和音色勾引面前这个快要抓狂却还装镇静的人。

江森不甘被漠视，插话进来：“小如说得对，亲亲是我叫的不是你叫的！”

齐娟莫名其妙地看着面前这三个人，问：“怎么你们都认识？”

“秦然是我表哥，兼职室友。”江森笑起来，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。

“表哥？”小如惊讶地转过头来看着秦然，难道他说的跟着来了大的表弟，就是江森？

“如假包换、假一赔十的表哥。”江森动作迅速地夹了块小如盘里的牛肉，刚到嘴边，就被秦然截住。秦然筷子一挑，咬住肉片。

小如看看秦然，再看看江森，问：“那为什么你又一点都不奇怪我认识秦然？”

“为什么会奇怪？”江森舔了舔嘴唇，直视她的眼睛，“我奇怪的是你，竟然不记得我了。”

“我？你？不记得？”小如一头雾水。

“是啊……”江森又嬉笑起来，“你看像我这么大个帅哥摆这儿，开学都快一礼拜了，你也不来打听打听我叫什么名字！”

“你叫江森，长江的江，森林的森。”小如保持礼貌，露出了淑女的微笑。

“那是我告诉你的！”江森没好气地瞪她一眼，放下筷子，懒懒地打了个哈欠站起来，“一大早起来都没睡醒，好困啊，我先回去补觉了。”

“喂！等下！”小如站起来要追去，对秦然和齐娟说，“你们慢吃！”

秦然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眼神竟是分外的柔和，他转过头看到齐娟正打量着自己，挑了下眉，笑笑，继续低头吃饭。

“大姐！别拉着我啊，好多人看着呢！万一让人误会，有损我的正面形象啊！”江森试图挣脱小如的魔爪，但越是纠缠，越是引来更多人的目光。

“你老实交代吧，什么叫我不记得你？别糊弄我了，一礼拜不打听你，那最多是不知道你而已，‘记得’这个词不是那个意思！”小如挽住他的胳膊，本想用眼神威胁他，但身高的差距让她一点优势都没有。她一向觉得自己的身材很高大了，但和江森对视，还得用45度角仰视。

“我语文就没及格过，别跟我咬文嚼字了。”江森无奈地说。

“语文没及格？考咱这学校语文没及格？”小如挑挑眉，“你哪里人？高考在哪儿考的？”

“大连。”江森叹了口气，“我语文真没及格。”

“几分？”

“86。”满分要150分，90分才及格。

“真差。”

.....

“没事没事，我虽然考了125，但绝对不嘲笑你！”小如很义气地拍了拍江森结

实的肩膀。

江森好气又好笑，叹道：“我也想不通呢，古文的六道选择题，我就从来没对过！按说以概率来看，从模考到正考，多少也都得对上几题不是？偏就是没一次对的！”

“可怜的小孩，不要难过，姐姐同情你。”小如抬眼盯着他，“同情归同情，你还是没告诉我，什么叫我不记得你！难道我以前见过你？！”

“哎，我都说了我语文不及格了！”江森这算是领教到了小如的缠劲，“别跟着我了啊，我可回去睡觉了！”

小如的话说得也顺畅：“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。”

“那我睡觉，你也陪我睡觉？”江森露出了邪恶的笑容。

“还想睡觉？嘿！让大爷我考虑考虑怎么折腾你！”小如学他的表情，眯着眼坏坏地摸下巴，一副流氓相。

“好，那不睡觉，我们可以在床上折腾些别的。”江森大笑，接着一声惨叫，小如狠狠地捏住了他的胳膊。

“暴力女啊！”江森哆嗦着挽救自己的胳膊。

“有吗？”小如笑得温柔似水。

“天……可怜的秦然……”江森不禁感叹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！”小如竖起了耳朵，怎么又扯到秦然身上了？

“你听错了，我什么都没说。”江森表情一正，大步向前走。

“我听到你说秦然了！”小如跟上。

江森忽然又停住脚步，问：“秦然手臂上的牙印是你的吧？”

小如没想到他会忽然停下来，正正地撞到他的背，被弹回了一大步，一屁股摔倒在地上。

“那个……他皮肤那么黑，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不是……”小如摸摸被撞疼的鼻梁和脑门，心虚地说。

其实那牙印怎么能怪她呢，秦然不惹怒她，她能咬他吗？

噢？这话怎么说得她跟小狗似的……

3. 一生

她最后还是跟到了江森的宿舍，然后大叫不公平。



同样是二人间，秦然他们这里，竟然装着空调！小如她们住的是本科生宿舍，而秦然和江森是住研究生公寓！本科生住的地方叫宿舍，研究生住的地方，叫做公寓。

说是公寓，其实也就是高档点的宿舍，开门进去是一个大房间，靠墙放着柜子，书桌和床，两边对称摆放，整齐得令人咂舌。再过去，是一个电视柜，上面有一台29英寸的电视机，电视机旁边有个小冰箱，冰箱上放着盆仙人球。

再向里有一个阳台，阳台一边连着独立卫生间，卫生间装有热水器。小如伸手摸了摸桌面，竟是一尘不染！男生有干净到这程度的，真是不多见！空气中甚至还有点香味，像沐浴露的那种，薄荷般清爽的味道。

小如舒服地眯起了眼，站在空调出风口猛吹，感受毛细血管瞬间收缩的畅快。

“别对着空调吹，感冒了我不负责任啊！”江森说罢，从衣柜里拿出一件替换衣物甩肩上，说：“我去冲澡，你自便啊，走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。”

小如乖乖地点头。

身上吹透后，小如就往秦然床上躺去，开始感叹，为什么同样是J大的学生待遇会差了那么多。这得送给宿舍管理员多少红包，才可以换到有空调的房里来啊！

江森还没冲完澡，秦然便回来了，惊讶地看见小如姿态不雅地趴在自己的床上，竟已经睡熟了！她的脚还垂在床沿，鞋子未脱，腰露了一截出来，脸一半埋在被子里，就不知道有没有口水流出来……

“你是猪吗？吃完就睡！”

话虽如此，秦然还是走过去帮她把鞋子脱掉，很轻柔地把她的腿放上床，拉过被子盖好，再把空调调高了两度。做好这些，回头的时候，看到江森正靠在卫生间的门上望着他。

江森嗤笑道：“女人不能这样宠，会宠坏的。”

秦然扬起唇角，表情虽痞，却带着能溺死人的温柔：“来不及了，已经宠坏了。”

江森笑着摇头，用毛巾胡乱擦着湿湿的头发，从冰箱里拿出两听啤酒，递了一听给秦然。

秦然接过，说：“我晚上去找师兄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”

“好啊，我正好下午没课。”江森用眼神示意了一下睡得正香的小如，问，“她

呢？”

“让她睡这里吧，我下午两节课，上来叫你们。”

“好。”江森喝了口啤酒，随手放柜子上，倒头睡下，拍拍身边的空位，很邪恶地笑道，“一起吗？”

秦然拉过把椅子，坐下，顺手拿了本书，笑着摇头：“谢谢，不用。”

书翻了两页，他就开始走神，眼光又不自觉地向潘小如身上瞟过去。她动了下，脑袋在枕头上蹭蹭，又找了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睡过去。

秦然的嘴角以一个好看的弧度扬起，干脆放下书，手支着椅背，下巴搁在手上，就这样安静地看着她。

这是第几次看她睡觉的样子了？很多次了吧。从小到大，或许……还可以到老。

当然，这些小如都不会记得吧。

她不会记得，小时候他们曾经做过两个月的玩伴；她不会记得，她去幼儿园暑期班学拉小提琴的时候，他也跟她一起去；她不会记得，每次午睡的时候他都睡在她旁边；她不会记得，她是如何救了他的命……不只是命，还有他的一生。

所以她不会知道，每个午觉，他都舍不得睡着，总是睁着眼睛看她的睡脸；所以她不会知道，他学拉小提琴一学就是十多年，只为了想给她演奏一首曲子；所以她不会知道，他是如何努力争取才可以高中的时候赶回来陪着她；所以她不会知道，他关注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身影！她早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中，三十年，五十年，或者，一辈子。

下午四点的时候，小如被手机铃声吵醒。她闭着眼睛，习惯性地伸手在枕头边摸索，很快就发现了目标。

“喂？”她迷迷糊糊拿被子擦了擦口水。

“小如？你现在在哪里啊？”齐娟问。

“我在睡觉。”小如还是没睁眼，她挪了挪身子，发现今天的床特别柔软，有一种阳光的味道。

她的被子好像没晒过太阳吧？

“睡觉？！”齐娟的声音陡然加大，小如把手机放离了耳朵，还听得到她在大声问，“你在哪里睡觉？”

“废话，我当然在宿舍睡觉。”小如半睁开眼睛，好像……有那么一点不对啊。

“你……跑错宿舍了？”齐娟擦汗，“我就在宿舍呢，你在哪个宿舍睡觉啊？”

“咦？”小如这才睁开了眼睛，撑起身体，一张英俊无比的脸顿时出现在她的面前，“啊……啊……”

“小如？你没事吧？喂？”电话那头齐娟紧张地问。

“我，我没事，待会我打电话给你。”小如挂上电话，完全清醒了。

秦然坐在床边看来已经多时，而江森则躺在对面的床上，显然刚刚被她吵醒。

“你叫那么大声干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。”秦然靠在一边墙上，懒懒地看着她。

“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小如跳了起来。

“这个问题我正要问你呢！你都睡了一下午了，我课都上完两节回来了。”秦然笑得很像一只吃饱了没事就想做坏事的狐狸。

“不是我绑架你啊，是你自己跟过来的！”江森赶紧澄清自己，坐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上半身赤裸着，露出了线条优美的胸部肌肉。

“哇，江同学，你的身材看起来还不错哦！”小如注意力立刻转移到江森身上，却不料被秦然一推，又向后倒回床上。

“啊！你干什么？”小如扶着脑袋，瞪着秦然。

“睡我的床是要付出代价的！”秦然板着脸说。

“这是你的荣幸！”小如一脚踢向秦然，却被他一把就抓住了脚踝。

江森赤着脚站起来，抓抓头发，烦恼地说：“啊，怎么睡一觉起来又出汗了……喂，谁把空调温度开那么高的？”

秦然一脸严肃地回答：“我。”

江森愣了愣，硬是没憋住笑，拿了条毛巾去冲澡，学着秦然严肃的口吻说：“哥，要办事速度快点，我很快就出来，”走到浴室门口，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不行，我速度太快，你来不及的，还是等我走了你再继续吧，先忍一忍。”

对这句话小如过了足足五秒才反应过来，她对着浴室门大喊：“江森你这个浑蛋！看我不把你骨头拆了！”说着要冲下床，却不料脚还被秦然抓着，差点一个跟斗扑下床去。

“你放手！”小如抬起另一只脚踢去，结果两只脚都落入这只狐狸的魔爪中。更可悲的是，她刚睡醒，状态不佳，脚上的力气竟然还没他的手大！他手掌一翻，向下便压住她的脚板，固定在了床上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小如瞪过去。